

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14 年 10 月 26 日 星期日 第 536 期

新民晚报

责编:赵美 视觉:叶聆 编辑邮箱:zhaom@xmwb.com.cn

B1



舒乙是一位马不停蹄、不断带给人们惊讶的人。

舒乙是老舍先生的长子，母亲胡絮青是画家，家庭的耳濡目染造就了他。

可以说，我与舒乙是老朋友了，但是共事，也就是眼面前几天的事儿。为了北京曲剧的上海演出，他两次南下，就这匆匆的上海之行，他不时令我瞠目，也令其他目睹者钦佩。

话说老舍

北京曲剧《四世同堂》和《骆驼祥子》要到上海演出，使上海人领略“京腔京韵京人事”的魅力，而上海观众由于对曲剧的陌生，表现冷淡。争取观众是对剧组严峻的考验。舒乙首当其冲第一个亮相，作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的《老舍和上海的朋友们》报告会的主讲人，在老舍先生诞辰 115 周年的时刻，带领与会的人们“向老舍先生致敬”。

“人民艺术家”老舍先生诞辰 115 周年的纪念活动，从北京蔓延到上海，激起广大读者心潮的涌动……初听报告选题有点担忧，因为，老舍先生从没有在上海居住过，能有多少朋友之间交往的内容？但是，宣讲人一听举双手赞同。这选题定得好！我讲老舍与巴金、郑振铎、叶圣陶和赵家璧的交往，内容丰富得不得了。

很快，他的四篇文章如期寄到，令我惊讶的是他如此严格恪守时间约定，不似有些作者的稿件需要一催再催，令编辑苦不堪言。读稿时，他的行云流水般顺畅的文字，挖掘的角度和事件的独特性，细节既体现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又“情浓于水”，合情合理，真挚动人，使我一阵暗暗惊讶。我们将稿件交给新民晚报夜光杯，商妥依次见报，让更多的读者有细细品读的机会。

最强烈的惊讶出现在思南读书会现场！舒乙讲了老舍先生与朋友们的友谊，又不全是文人之间的个人友谊，他依托文人之间的交往细节，讲的是那几十年中国文坛的脉络、成就和命运，展现的是一幅大图，中国现代文学史厚重的一个章节。报告持续两个小时，报告人思路清晰，口若悬河，情绪激越，听众爆发热烈的掌声和呼喊。我印象中出现了几天前问他年龄时的情景，他说 79.1 岁。他数着日子过，审视时光流逝的



价值，大有中国人“惜时如金”的传统。听众围上来请他签名，水泄不通、应接不暇——工作人员把他从人群中“解救”出来，移坐到通风处，递上一杯茶。舒乙喘息甫定，要求照张相片，在《四世同堂》和《骆驼祥子》的海报前，上面有老舍先生巨幅头像。我曾看到他在香港演出老舍先生作品的海报前也有留影。

老舍先生的写作大致可以 1949 年为界，之前主要写小说，之后着重写剧本，舒乙几乎由戏剧伴随成长。他呼吸着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厅和北京各剧场的空气，由化学工程师修炼为戏剧的内行。他担任北京曲剧团艺术顾问，支持曲剧《骆驼祥子》的改编回复原著的本意，这是个很值得注意和提倡的

意图。由于 1949 年以后，意识形态方面强调阶级分析，要给劳动人民生活的希望，修改了原著，削弱祥子心中的黑暗，放弃了“不公道的社会把人变成鬼”的作家初衷。回复原著演出本，舞台上呈现的是祥子陷入世道败坏的绝望，变成遭人唾弃的无赖，泯灭天良的人渣，发挥戏剧给以观众震撼和思考的力量。今后，舒乙会指导北京曲剧团建立“老舍艺术剧院”和未来的发展，将剧院的创作定位在“植根深厚的文学土壤”。

将老舍先生的短篇小说搬上舞台，是舒乙给戏剧界的又一动议。他指出老舍先生的短篇小说有 70 篇，多为 20 世纪 30 年代写作，天生是改编成舞台剧的好材料。因为，

他的短篇小说具有传奇性的情节；拿手的塑造人物，以“人”抓人，再加上他拥有精彩漂亮的语言。这三者，对戏剧来说，就齐了。于是，舞台剧《老舍五则》问世，包括《柳家大院》《也是三角》《断魂枪》《上任》《兔》，在香港打响第一炮。

我的名字是“胡小兔”

舒乙是忙人。近日我连续收到他寄来的两个快件：一件是封请柬，2014 年 10 月 12 日下午 4 点 30 分《天马行空——舒乙的画》开幕式，地点在北京中山公园（西南角）皇园艺术馆。这是继他在巴黎画展之后的又一次个人画展，第十九次作画展。观众将有幸观赏他的新作《长江号子》《北京的早晨》和《云冈和龙门双雄》。

舒乙的妈妈胡絮青是画家，齐白石大师的女弟子。舒乙却说他一天画都没学过，只是不会画的爸爸拿支铅笔给他比划过透视关系，而妈妈，从来没有教过儿子。舒乙回忆自己 60 岁开始画画，64 岁办画展。画画原本是一件好玩的事、快



乐的事，可以随心所欲，天马行空，任意挥洒，自成一派，哪里管什么技巧、章法和程序。这位无师自通的业余画家，得到专业画家钱绍武的评价：舒乙的画都是发自内心，构思奇特，别出心裁，展示了画家丰富的想象力和充沛的内心情感。他是作家，是科学家，又是文艺家，画家只是他丰富的感情世界的一角，正是因为这种广度和深度，恰恰就体现出他的与众不同。

人们认定舒乙是个大能人、全才，实际上，舒乙幼时是个开窍很晚的孩子。在幼儿园他整天一言不发、一动不动、呆若木鸡，毕业时，幼儿园很不好意思地也给他发了结业证书，是坐“红椅子”的，排名倒数第一。抗战时期，为了不被日本人注意，妈妈给孩子们改了名字，随母姓，舒乙的新名字叫“胡小逸”。有一天老师发考卷——唱名，念到舒乙这儿，一声“胡小兔”，全班顿时哄堂大笑，老师自己也狂笑不止。他写“逸”时忘了加“辶”字底。

第二个快件是一本书，新出版的《作家老舍》（第一次印刷于 2014 年 9 月），是他的第 23 本专著，他的勤奋一以贯之。看舒乙的书，可以感受到他的率真、多思、充实，他将自己交给读者，倾听、尽情地倾诉——读者由聆听而获得与内容同步的升华。舒乙的笔勤，70 岁生日他执笔伏案：“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当我坐下来，想写点什么的时候，四合院”这

个题目首先跃进我的脑海，我觉得就此话题还有许多话要说。于是，四合院这个题目，便成了我送给自己的礼物。”

舒乙对北京城四合院的保护一直倾注心力。看到随着社会、经济发展，四合院灰墙上的大白字“拆”“拆”“拆”随处可见、触目惊心，舒乙再也坐不住啦，他是全国政协和北京市政协的委员，凡有关四合院的论证会，都能见到他的身影，携一包文件，步履匆匆，慷慨陈词，声讨破坏京城古建设的行为。紧迫感、使命感，令他心火熊熊……随之而出现保护四合院的思路：疏散人口，基本取消大杂院，恢复四合院原有格局；由政府在同乡里统一搞好基础建设工程，落实到每个院子，实现人居环境的现代化：房屋外观、结构、大格局不变，进行内部改造，使之舒适化、科学化、现代化；取消临建房屋，恢复院子和植被；危房改造，反对大拆大建，要因因地制宜，保护好和比较好的院落，进行微循环改造。他有幸参观过一些改造成功的四合院，完全出乎想象，漂亮得不得了！可以震惊世界。进而他大声疾呼：文化名人的故居拆不得，那可是中国文明的载体和象征。

口头禅“不得了”

自从舒乙创建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并担任馆长以后，他的文物意识迅猛增强，强得不得了！发现没有，“不得了”是他的口头禅，时常与情绪愉悦相伴相随。其实，他自己更是净做“不得了”的事情。

抗日时期，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”成立时的合影照，沉寂 67 年半，经过辗转寻觅，终于冒了出来。得知消息，舒乙高兴得蹦了起来！这张照片，是历史上爱国文人空前大团结的真实写照，上面有邵力子、冯玉祥、陈铭枢、周恩来、张道藩、老舍、胡风、田汉、马彦祥、盛成、姚蓬子、鹿地亘、爱泼斯坦等。舒乙捧起已发黄的相片，边缘少许破裂痕迹，是原照，上面标明廿七年三月二十七日（1938 年 3 月 27 日）。

一部《四世同堂》手稿本，老舍先生看得比生命还重要，日寇飞机轰炸，躲防空洞，他只抱着一包手稿。竖行红纹稿纸，老舍先生身体不好，写得快，每天写 1500 字，将近 4 页，字斟句酌，思索很久，由笔尖滴下来的是血和泪。时事动荡，手稿本逃过劫难，最终被一收藏家收入囊中。这么多年来，舒乙一直关注着手稿本的下落，一有消息便四处打听，最终得到了手稿本的影印本。2001 年被正式确定首批进入“国家档案名录”。

春节歌冬，人人如是，可舒乙更忙。有一年，他为写“福”字，累坏了，由头年冬至开始写，一直写到第二年的大年初三，满足索字者的络绎不绝。光墨汁用了四瓶，写了 350 张。

北京曲剧 10 月 31 日上海首演前，剧组还要进上海的校园推广、吹拉弹唱一番，吸引年轻学生领略书本上的老舍先生的文字，艺术地、形象地立在舞台上。原本舒乙来不了了，当然很是遗憾。忽然今天清晨接到北京电话，说舒乙可以来，从河南先回到北京，立即转飞机赴上海，在北京家里停留一个小时。（图 10）